

# 文能共情，武可热血，国产战争电影的新境界

## ——评电影《长津湖》

程波

电影《长津湖》受到广泛关注是必然的：重大题材、重要档期、重磅班底，还有“最贵国产电影”的高额制作成本。在这样的备受瞩目中，《长津湖》在题材和拍摄难度系数极高的前提下，做到了“文能共情，武可热血”，拍出了新主流大片和国产战争电影的新境界，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艰苦卓绝的长津湖战役，那些有名字没名字的大小战斗，这些能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震撼、感染和感动我们的事物，《长津湖》都在力图带给我们，在全景式史诗级的战争电影的框架中构建出了一个连队，一组普通士兵，一对兄弟为核心的叙事谱系，新主流大片范式下的主情节脉络兼顾了战争战斗场面的视听呈现和观众情感的共情共鸣，可谓文武兼备，相得益彰。

### 从“人”到“家”再到“国”，家国情怀浑然一体的逻辑

对于战争电影来说，“文戏”不可少但往往又不易处理好：历史语境和上下文关系需要交代，精神升华和思想价值需要承载，人物的情感逻辑和成长轨迹需要描摹，乃至要通过一张一弛，用文戏来调整影片的整体节奏。

《长津湖》的“文戏”中有一个从“人”到“家”再到“国”，进而家国情怀浑然一体的逻辑。伍千里带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回乡探亲，还没来得及和父母多说话，多规划一下给家里盖房子的事，就又要返回部队备战了，而小弟伍万里偷偷尾随着他，想要跟他去打仗。主要人物这样出场，人是具体的普通的人，兄弟之情跃然“纸上”。

回到部队上，七连的士兵亲如兄弟，老兵新兵如父如子，有打闹玩笑更重要的是同生共死命运。这里面有带着执意来参军兄弟的连长，带着女儿照片和妻子牵挂的指导员，有要和老百姓的儿子一样主动请缨上战场的领袖之子，还有更多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们，他们一起从有血缘关系的“家”里，来到了部队这个“家”，他们打仗是为了亲人的安危，为了后代不再打仗。在部队上，他们不仅仅围绕军事任务才连接在一起，还有部队生活本身，而拧成一股绳去战斗，去完成各项任务取得胜利，又是他们部队生活的核心，这是由己及人、舍小家为大家的升华。

这样的“家国情怀”会让火车上士兵们看到的长城内外大好河山、战前的平静时刻和游戏时间，乃至战斗中的生死离别都变得尤其动人，这是中国人情感结构深处的密码，《长津湖》找到了钥匙，就激发出了巨大的共情作用，类似以下的情节是如此动人：火车站上车被厂的战士们抛进已经开动的火车车厢里的棉服，还有那些从自己身上脱下的上衣、帽子和红围巾；冰雪中的等待，战士们用胸口捂热软化已冻硬了的烤土豆；战斗前伍千里和伍万里谈论起伍长的牺牲，以及如果需要兄弟之间也要“帮”自己一下的约定；雷多牺牲后，伍千里在伍连长笔记本的第一页给他的名字加上红框，而此时笔记本第一页已全都是红框了，伍千里忍不住痛哭。这样的文戏，令人动容落泪，举轻若重而能量巨大。

另一个重要的文戏，就是主人公千里和万里的兄弟情，特别是伍万里的成长。编剧兰晓龙当年写出过《士兵突击》，伍万里身上有着类似许三多那样让人信服的“人物弧光”，光就这一点，都可以说是《长津湖》对国产战争电影范式建构的一次积极尝试。一个渔家少年，因为渴望像两位兄长一样成为英雄而瞒着父母偷偷随伍长来参军。从想要被哥哥看得起，想要被战友看得起，再到要让敌人看得起；从拿到枪，拿到子弹，扔出手榴弹，到英勇战斗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这样的人物成长轨迹要在如此体量的作品中清晰地展现出来着实不易，影片完成度不错，当然，易烱千玺和吴京的表演也对此助力不少。

### 人物群像的塑造、战斗细节的呈现汇入坚实的情节载体

很显然，战争场景和战斗情节是战争片的血肉。《长津湖》首先找到了一个有效的策略处理好了宏观与微观、全局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七连”成为一个主体，开始时他们集体整装开赴战场，前半段他们要完成护送电台和译电人员的任务，在敌人飞机的侦察和轰炸下被迫躲闪，后半段他们要主动出击经历三场激烈的战斗，最终击溃敌人，融入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洪流之中。这样的处理，让信息量巨大的叙事始终没散，群像式的人物塑造能形成合力也不会有多过枝蔓，战斗细节的动作场景呈现

进而有一个坚实的情节载体。在敌机轰炸前，放弃火车进入山林，避免了巨大的伤亡，在过乱石滩时就地隐蔽，没有被发现却荒诞地被两架敌机对“尸体”的射击比赛“误伤”。这种被动躲避的情节，既有历史真实中没有制空权的史实基础，更是为了建构一种先被压抑的情绪节奏。后半段三场战斗“七连”是主动出击的，取得了砥砺中的胜利，逐步宣泄了被压抑的情绪，先抑后扬地表达了主题。

遭遇战中“七连”对兄弟部队出手相助，炸毁了敌人的通讯基站，电影展现了巷战、狙击、爆破等内容；狙击战中炮埋伏打援，冲锋如山猛虎，展现了伏击、炮战、反坦克战、冲锋等内容；长津湖战役中击溃北极熊兵团一战，又有坦克战、白刃战等内容的加入。整个《长津湖》的“武戏”可谓战斗种类繁多，战斗细节丰富，具有很自觉的设计感，一些诸如坦克倒着落下山坡推倒民宅，然后决斗式互相开炮的段落，神枪手用机枪狙击与敌人的机枪手对抗的段落，老连长用火箭筒打飞机的段落都颇具创新性和动作奇观性。《长津湖》对类型元素的使用也很清晰，战争的全景场面气势恢弘，工业水准的特效量不是很尽如人意，但基本支撑了叙事和视听要求的真实感。可以说，“武戏”足以让人热血沸腾，就像“文戏”让人热泪盈眶一样。

我们知道，《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条件下分工协作力图做到文武之道，张弛有度。当然，我们也知道《长津湖》的联合执导和《金刚川》三个视角三个段落的分工方式有所不同，《长津湖》的边界不会那么清晰，那么衔接处可能是叙事的风险点。有的观众和影迷在观影时还在猜测某一个段落甚至某一个镜头是出自哪位导演之手。其实《长津湖》已经形成了浑然一体的统一性，在那些文戏武戏的交错中生硬的棱角是被打磨过的，情节发展演进的转承起合也有缓冲和承启。如果影片在美军将领或者指挥者的表演上再要求严格一点，那这种统一性的效果可能会发挥得更好。

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长津湖》拍出了新主流大片特别是革命历史战争片的新境界。中国电影有自己的战争片谱系和美学传统，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诞生过“三战”和《上甘岭》《英雄儿女》《大决战》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当然，一度也有这样的声音：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片，没有好莱坞式的“反思战争”的战争电影。中国的战争片只分“敌我”，不站在更高的“人类”的立场上去“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与荒诞性”，为此，《集结号》曾被贴上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片的标签。近些年来，不断有作品在各自的角度上探索国产战争片的演进之路，比如《红海行动》《血战湘江》《建军大业》《八佰》《金刚川》等。特别是在新主流大片常态化语境中，历史题材战争片如何处理我们自身的战争片传统和新时代审美之间的关系，始终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创作者的努力和观众的期待之中。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长津湖》肯定不是“好莱坞式”的战争电影，影片的反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站在祖国的立场，站在和平的立场之上，是以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为基础的，是具体语境式的而非抽象人性论的。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电影里，毛泽东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与伍连长说的“有的枪要开，有的枪可以不开”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呼应，战争和我的辩证关系也具有说服力。这既是延续了《上甘岭》《英雄儿女》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对战争本身的思考，诸如残酷性、荒诞感、牺牲、生死这些层面的问题更多地被触及到了。革命乐观主义与真实战争的残酷性的结合，呈现出一种“有知者无畏”和忘我牺牲的崇高精神。革命英雄主义一方面与“战”的结合，融入到战役背景与战斗细节中去，一方面又与“人”的结合，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个人、群像与整体形成了一个组合式的平凡真实的英雄人物形象谱系，人物的动作动机也都真实可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美学。同时，工业生产流程和特效技术的介入，对战斗细节的还原性呈现甚至是细腻，也让战争片的原创性、在场感和视听震撼效果大幅度上升，老传统基础上的新境界很大程度上和这些因素有关，当然这些还不够完美，还有一个在路上过程。

不被“有敌我，无战争”这种认为国产战争片缺乏所谓现代元素这样观念带着走，我们拍出了《长津湖》这样的“有敌我的前提下，有战争”的优秀中国式战争电影。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拘囿于过往经验，不断在叙事、视听、节奏上探索创新，更好地把“文武”结合起来，不断创造出自己的战争片新范式与好作品。

(作者为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长津湖》海报、剧照

电影《长津湖》上映以来，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市场表现上，该片一路刷新各项纪录，目前票房已超过41亿元，还带动了观众自发对长津湖之战的历史进行各种挖掘考证；在学界和评论界，围绕该片的主题立意和艺术特点，专家们也展开了热烈的分析与评论，输出各自的真知灼见。

今天，我们刊发两位学者对该片的评论，角度不同，以飨读者。

——编者



《长津湖》海报、剧照

# 长津湖的“兄弟连”与未曾结冰的信仰

刘大先

电影《长津湖》热映，引发各方面的讨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仅因为它是近年来国产电影中少有的巨额投资大制作，有着众多名导、实力派演员和流量明星的加盟，更因为这是一部在题材上倍受各方关注的电影，历史事件本身给予了它最大的加持。

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拐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都相当重要，其结果甚至影响了此后冷战的格局、中国国际关系和内部发展的环境。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中，电影《长津湖》具有面向大众重新讲述当代中国带有立国之战性质的历史的功能，而观众也往往抱有观影的视听欣赏与历史知识普及的双重期待。那么，《长津湖》有没有达到预期呢？这显然见仁见智。就个人观影经验而言，我觉得这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历史题材尤其是并不算太久远的当代历史题材影视的创作，要面对巨大的挑战。第一，因为包括文字、影像和实物的史料记述相当详尽与完备，如何在史料中进行选择、萃取和提炼，并且进行艺术的升华，需要维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平衡，既不能对史实亦步亦趋，成为纪录片与专题片式的机械搬演，但也不能脱离历史，以免遭受来自细节与语境真实性的质疑。第二，正是因为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延续性，在进行影像叙述时必然也要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要求，于是协调主题表达与艺术观念之间的平衡也就成为其中应有之义。第三，作为电影工业的产品和市场上的文化商品，它在影像表达和趣味传达时还需要兼顾受众的感受力、接受度和审美习惯，所以在创作时要考虑谋求最大范围观众的肯首。简而言之，《长津湖》的题材有着巨大的教育、认知、审美与市场潜能，但要面临着讲述历史的难度。

在以往的电影史经验中，主旋律战争题材电影基本上有两种大的叙事语法。一种是采取小视角，以连队、游击队乃至个人行为发展作为情节线索，用个体和局部故事反映战争的发展，感染情绪，鼓舞人心。此类影片仅带着走，我们拍出了《长津湖》这样的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就有《上甘岭》(1956)、《奇袭》(1960)、《烽火列车》(1960)、《三八线上》(1960)、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英雄儿女》(1964)和《我的战争》(2016)、《激战无名川》(1975)等。这种视角的好处是切口较小，观赏性和娱乐性较强，易于让观众情绪代入。另一种是宏大视角，讲述战

争整体性的格局与走势，尽管不无人物与细节的刻画，但集中于战争决策者与指挥者，意在通过对历史进程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的认识结构，进而让观众在观影时接受对于历史进程与趋势的理解和阐释。此种宏大叙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大决战”三部曲(《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个体往往融入集体之中以群体风貌出现。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迄今为止尚无这样的电影出现。

由此观察，在国产战争题材影片序列中，《长津湖》的叙述应该说是有其独特性位置的。它试图探索一种融合性的视角，即融合宏大的历史背景格局与个体性的具体体验感受。前者构建历史话语框架，让影片富于教育和认知的功能；后者则意在激发共情，以达到充分表达与传播的效果。也就是说，它具备宏观的视野，但又是从微观角度进入的，这并不容易。《长津湖》的做法是通过最高层的决策、战争直接指挥者宋时轮的战前动员以及退后的七连指导员梅生重返战场的自述，三次表明为什么要打这场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首先是家国情怀。影片开头第七穿插连连长伍千里回老家探亲，那山间水乡的恬静、和谐与优美，反衬出仁川登陆汹汹而来的联合国军的破坏性与不义。援朝不是为了北上抗美援朝不得不采取的实际行动，既是包含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援助，也是保家卫国的正义行为，其逻辑重心在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维护。这一点有别于那种带有虚幻的和平主义论调电影——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一切战争片都应该反战片——它们貌似政治正确，其实是混淆是非的稀泥，无视了战争所具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并且历史一再证明，一切和平都是通过当年争得，而无法靠绥靖或祈求获得。当前前辈英烈们牺牲的意义正在于此。抗美援朝战争后几十年和平发展的环境印证了影片毛泽东的一句台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三次重申为什么要打仗的情节，并不冗赘，反倒是正本清源，建构战争合法性所必须。而毛主席之子毛岸英进入到部队中成为战场的普通一兵“刘秘书”，则是从上到下动员的人民战争的显现，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平等与动人的精神遗产。

关键是战争的过程要落在具体的人物与情节之上。影片的重心就是围绕七连展开，其中的叙事出现了一种



《长津湖》海报、剧照

《长津湖》拍出了新主流大片和国产战争电影的新境界，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

图为《长津湖》海报、剧照

值得探讨的症候。即七连是以一个以兄弟情谊所连接起来的团队，伍千里与伍万里的血缘情感，以及连队其他战士之间的袍泽情感，甚至还设置了老兵雷雕生的“雷爹”角色，将他与连队战士们关系喻指为带有父子情感的纽带。七连在这种叙事中成了一个兄弟终及、父子相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带有拟血缘色彩的共同体，因而能够在战役中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这样的情节与人物关系一方面向传统原生共同体谋求情感资源，另一方面，其设置某些地方是在模仿之前一些战争大片的人物情节模式，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套路类型，带有迎合大众流行情感结构的意图。

“兄弟连”的类型叙事优缺点都很明显，它无法显示出敌我双方的军事战略布局、国际外交形势和国内政治，但在影片中发挥出了作为商业制作的优势，展示了志愿军基层战斗团体性格各具特点的人物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云山阻击战和炸毁信号塔之战两场戏是影片最为华彩的段落，近身肉搏、炮排压制、远程狙击、手榴弹空爆……一系列紧张、急促而令人血脉张张的场面，既显示了战斗的艰苦与残酷，也突出了志愿军在绝境中的英勇。这种个体和个体配合的武戏都极为精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长津湖围歼中集体作战、大场面调度时的混乱。如同“兄弟连”的设置一样，影片在总体的情感结构上，对于集体主义的同志情谊、信仰以及由信仰所带来的意志力的描绘付之阙如。

共和国的志愿军战士不同于旧式军队和个人主义团队的地方在于，战友之间固然有兄弟情谊，但更多的是经过革命理念洗礼后的同志情谊，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同志情谊指向于共同理想、信仰与目标为基础的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建立在个人情感基础上的原初共同体。因而，影片中伍千里专门交代雷爹要将伍万里活着带出战场，固然血缘纽带在亲密性上可能胜过战友关系，但在同仇敌忾的战争之中强调这一点，就显得不太恰当。还有如对于伍万里具有“通过仪式”意义的谈话，落脚点是在“军人的荣誉”之上，这一点也值得讨论，因为抗美援朝不是、至少不是“军人的荣耀”的个人问题，更是保家卫国的整体性问题。

只有在集体理想与信念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为什么七连战士在遇到兄弟连队攻打美军通信塔受挫时，能够不顾自身安危而投入到舍身忘我的战斗之中，因为大家都是共同御敌的

同志战友，不需要远近亲疏之别。

三

关于长津湖战役，中美苏朝韩各方都有不同的历史记录与文学及影视叙述，我之前读过作家王筠的《长津湖》与《交响乐》，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卫营战士在冰天雪地中伏击美军，最终冻成冰雕的场景。该作对现代战争的组织、综合、立体作战特征的探讨颇有军队现代化的价值，但是战争技术只是决定成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至少对于彼时的抗美援朝战争而言最重要的却是理想、意志和精神，那些支撑着战士们在缺乏伙食、极度严寒的苦境中依然保持斗志、不懈抗争的正是那种个人与家国之问由情感到信仰的紧密关联，以及新中国的精气神。电影里七连连长在长津湖畔时，伍万里误以为营地上空忽然升起的信号弹是美军的，这个时候有两句对白：我们被发现了么？战友回答：不，我们要进攻了！这种面对强敌而敢于出击的自信，正是精气神的体现。

受限于是史实，电影《长津湖》的情节似乎显得有些分散，但有三个段落在我看来构成了叙事内在的连贯性。第一个是伍千里弟弟伍万里跟随哥哥到前线(尽管这个情节有些不合历史常情，但作为艺术建构的需要可以暂且搁置)，因为性格执拗一开始无法融入连队，要跳车时拉开车门，夕阳斜晖下的万里长城气势恢弘、熠熠生辉地展现在战士们眼前。气象万千的大好河山让他和战友们都受到了震撼，这是爱国情感的激发。第二个是七连行进至一片布满尸体的荒石河滩时遭遇敌机，敌机并未发现他们，但为了取乐扫射河床中的尸体，致使战友牺牲，让伍万里仇恨的情绪得以升起，促使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克服恐惧，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第三个则是美军撤退时发现已经冻僵的志愿军遗体，举行行礼向无畏的战士致敬，这是对于志愿军信仰的升华，虽然着墨不多，但足以让人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的弱小、后勤力量的不足以及军情的紧急，使得人民志愿军不得不面对以血肉对抗钢铁的残酷现实。《长津湖》这部电影的惨烈与动人，更多地来自于真实过去的惨烈与动人，它的意义更多在于重新让人们意识到，“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并非一句空洞的歌词，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与现实。普利策奖得主大卫·哈伯斯塔姆曾经写过一个著名的非虚构作品《最寒冷的冬天》，从美国的角度全面叙述了这场战争，我想说的是，对于那些志愿军战士、对于那些最可爱的人而言，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信仰也没有结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